

我们不能仅就文艺学本身来论文艺学,而是要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要联系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整个文化的大氛围,甚至要联系整个时代世界历史的特点,来把握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的运行轨迹。因为文艺学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是整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一个因子。由“诗文评”向“文艺学”转化的运动,也是整个时代运动、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学界一般认为,人类历史迄今已发生过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由猿变人;第二次,由原始状态到文明社会;第三次,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目前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是第四次大转换,即由工业经济文明向智能经济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转换。有的学者指出,第一、第二次转换是相互隔绝、彼此孤立、分别进行的,第三次则是在相互影响下相继实现的,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甚至伴着血与火;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大约五百年前开始现代化的西欧诸民族)向“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美、澳、亚、非)相继扩散、推行。

中国无疑属“后发外生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强暴和思想观念的浸染下进行的。这个过程起始虽早在明末利玛窦等来华传播西方的思想观念、宗教、科技(实际上,当时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利玛窦们也把西方的《几何原本》《万国图》《乾坤义》介绍给中国;也把《论语》《道德经》《中庸》《大学》等介绍给西方,只是到了后来,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中西交合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运动则在19世纪。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经过积蓄和酝酿,终于在诗学文论领域也发生了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换。因此,从更宏阔的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的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帝国专制体制和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诗学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考据”、“义理”、“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它从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它们逐渐变成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再后来的朱自清、周扬、穆旦、胡风等等,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但都是“现代”的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

就全世界范围来说,最近的这五百年(从文艺复兴算起)是社会历史大转换的时代。而后二、三百年,中国也捲了进来,近百年尤甚。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包括它的精神文化、思想、学术……)都处在这种急速转换之中,而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甚至现在这个转换也未最终完成——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然强调要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任务;今天我们仍然把实现“现代化”、“达到‘小康’、以至下世纪中基本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目标。

这种转换就伴随随着“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是世纪之争,从上个世纪一直争到现在,仍然争得不亦乐乎,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争不完。当然,今天的“中西”之争同一百年前、几十年前,在内容和强弱对比上已大不相同,如果说当时西方文化是强势、东方文化是弱势,那么在二者至少在力量上处于平等地位。东方决不屈从于西方,当然,现在也不要要求西方屈从于东方。中西休用,古今厚薄,随时势而不断变换。

这种转换无疑还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经济上的体制更替,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总之,各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搏杀。

中国现代文艺学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生长的。不联系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你就不能理解其中许多理论命题之所以能够提出来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长时期政治和学术分不清楚,为什么学术的独立自由需要费那么大力气去争取。

因此,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发展历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血和泪。既充满着学术范围之外在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学术同非学术的冲突(常常是学术向非学术投降屈服),也充满着学术范围之内的中西、新旧的不同哲学立场、价值取向、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学术思想、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等等的相克、相生、斗争、融合。这中间,有强暴,也有恋爱,有死亡,也有新生。

北德广播交响乐团将来华巡演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北德广播交响乐团是德国汉堡市三支交响乐团中的佼佼者,也是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之一。5月29日至6月1日,北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德国知名指挥家托马斯·汉格布洛克的带领下来华巡演,分别前往北京国家大剧院和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献上三场精彩演出。北德广播交响乐团以演奏古典乐派及浪漫乐派作曲家的杰作而闻名,同时也擅长演出当代音乐作品,从创建伊始就以极高的演奏水准著称。托马斯·汉格布洛克在歌剧与交响乐领域都有较高成就,他从2011年9月起开始担任北德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此次演出是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第三次来华巡演,其中钢琴独奏将由第十三届范克莱本钢琴比赛金奖得主、“90后”钢琴家张昊辰担纲,他将与乐团共同演奏舒曼e小调钢琴协奏曲。青年小提琴家阿拉贝拉·史丹巴克将在上海献演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此次巡演还将呈现马勒D大调第一交响曲的完整版。

李传根同志逝世

北京供销社农业公司原工会主席李传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5月13日逝世,享年77岁。

李传根,中共党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飞将军刘善本》,人物传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七卷《刘震》、《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九卷《刘善本》等。

(李晚晨)

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辩证处理核心理念与传播方式的关系

如果说,上面主要是解决“谁来讲”、“讲什么”的问题,接下来,就要考虑“怎么讲”的问题了。

“讲故事”不同于做报告,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应生动、形象,用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可参照、可比较的,有人物、有事例、有情节、有情感的内容与方式,用他们习惯的语汇来讲述。尤其是向与我们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有差异的外国友人讲述“中国故事”,就更应如此。中国对外传播的大量实践证明:这样的讲述方式效果和反响均好,吸引力、亲和力、感染力、影响力都比较高。

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我们树立了表率。不妨简略回顾一下他在阿拉木图是怎么讲述的。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瓦莲金娜母子久别半个世纪重逢的故事,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留学生鲁斯兰在中国无偿献血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水到渠成地概括道:“这两个感人故事只是中哈两国人民友好史诗中的两个片段,但充分说明了两国人民是心心相印、亲如手足的。”

分析一下习总书记的讲述,可以看到:首先,他选取的是当地普通民众都耳熟能详的故事;其次,这两个故事都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哈友爱的内涵,习总书记又特意对其主旨做了画龙点睛;第三,整个讲述过程既生动形象又朴实诚挚,因而深深打动了当场听众的心灵,并将久远地播下友好的种子。如果我们都能如此生动而巧妙地讲述中国故事,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好地感知中国,理解中国、接纳中国、喜爱中国。

在高新技术日益深入人们生活的年代,我们讲述“中国故事”的手段也要更新。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新媒体终端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传播的形式和内容都进一步向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方向发展。新媒体也已成为舆论斗争、话语争夺的主战场。我们要迎头赶上,充分利用发展迅猛、形式多样的新媒体,使我国的对外传播更上一个台阶,既抓住传播技术的发展给对外传播带来的机遇,不断适应技术创新对传播内容、形式、机制、人才等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要有眼光、想办法、思对策,以趋利避害,防患未然,始终把握住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传播的主动权、主导权。

这方面,动画片《威继光》、3D动画《英雄冯子材》闯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两部片子都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轻松幽默的叙事方式,向观众特别是孩子们展现了威继光、冯子材这两位爱国将领的英雄事迹。由于大量采用电脑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物造型,特别是吸收了当今游戏软件的诸多因素,因此不仅受到孩子们的喜好,也赢得了年轻家长们的青睐。其中的经验很值得推广。

当然也要注意:感性形象的讲述,往往会影响到高度;信息传播的方式,往往会削弱深度。徐克等重拍的《智取威虎山》就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红色传奇也可以拍得好看,甚至好玩。充满了时尚感,是影片令我们大开眼界的地方。可是,过于追求感官刺激、过于偏重画面冲击等,固然满足了国内外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影喜好,但在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上就不免受到了一些损害。这是该片警醒我们的地方,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高明的处理是深入浅出,厚积薄发。这方面,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好莱坞历年拍摄的那些优秀电影的成功经验,看看它们是如何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梦”、潜移默化地输送美式价值观的。在借鉴讲述方式上,谦虚一点当是有益的。

“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目标,是希望全世界清晰地听到“中国梦”与世界共享的声音,中国发展“以人为本”的声音,中国人民渴望以和平、和谐的方式实现自己梦想的声音,以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实现双赢。

当各国人民都乐意了解并热情接纳中国,中国就可以充分展示自身的风采和力量,从而为构建更加多元繁荣的世界文明作出自己新的贡献。

□朱辉军

辩证对待历史传奇与当代故事的关系

中国的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世界各国人民大多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要讲述今天中国的故事,也不妨讲一讲中国昨天的故事。人们因此就可以深切地理解中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当代中国为什么是这样发展,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是基于中国自己独具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有的基本国情的,这些决定着中国必然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而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

中国具有独特而悠久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显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高度。中华民族还有着独特的历史命运,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灿若群星的仁人志士,传颂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都是令我们骄傲和自豪的,也是许多外国人所熟知的。我们要珍惜这份遗产,并绘声绘色地讲述给世人。

但要注意,历史传奇中,不是什么都可以向世界讲述的。尤其是那些带有浓重封建等级观念、玩弄官闾权术、歧视弱势群体(包括女性、残疾人)等的遗毒,特别是一些彻底违背人性的东西,如“二十四孝”之类,是很不适宜对受过几百年民主、平等、法制教育的外国友人讲的。然而令人恼火的,是偏偏就有一些文艺家热衷此道,翻来覆去、絮絮叨叨地“讲”个没完!有些历史故事,除了“少儿不宜”,看来还要加上“友人不宜”。此点务必切记。

就是能讲述的,也有一个正面讲述的问题。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讲,可能就南辕北辙,甚至谬之千里。就以岳飞抗金为例,“精忠报国”、“屈死无悔,是多么崇高的气节,多么伟大的人格!法兰西永远纪念贞德,英格兰始终不忘惠灵顿,俄罗斯也长年追忆库图佐夫……并不因今日国家关系的调整而放弃。但却有个别中国人,有的还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无视当时宋金的对峙,否认岳飞的爱国精神,居然还“论证”出:岳飞“不顾大局”,秦桧“用钱买平安”;岳飞“拥兵自重”,高宗“维护民生”……这简直比那发出“直把杭州作汴州”讥刺的古人之思想层次都落伍!竟然还通过网络、电视等讲给世界听,岂不让世界人民笑话?!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而更主要的是要弘扬这种精神和气节。

讲述以往的辉煌历史,归根结底是为了讲清美好的今天,讲明光辉的明天。

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史之际,中华民族却开始蒙受世所罕见的屈辱和苦难,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以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可惜都未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之际走上历史舞台,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之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如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伟大进步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正是我们同世界各国沟通交流、向世界人民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巨大动力和良好机遇。

讲今天,当然也要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既要讲足成就和潜力,也不要掩盖矛盾和不足。

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国情的国家。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深刻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艰难攻坚期和增长调换挡期叠加的历史阶段,复杂性和多面性特点突出,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这些固然增加了对外说明当代中国的复杂性,但也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要让世界了解我们正在遇到的困难,也让世界看到我们攻坚克难的努力,从而增强

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 大家谈 ◆

创意戏剧 活力校园

本报讯(记者 王杨)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创意戏剧、活力校园——首届儿童国际戏剧节暨戏剧教育研讨会”在京举行,数十位教育界、文艺界人士与会。

儿童国际戏剧节的举办缘于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与朝阳区教委以北京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实验小学为试点开展艺术教育改革。该实验小学构建了“线上看香戏剧云”、“线下看香戏剧节”,通过课程建设、活动建设、学生评价,形成了良好的校园戏剧生态。与会者谈到,戏剧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让人深切体会到爱到与激情,体会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戏剧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借助北师大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整合相关优质资源,聚焦校园戏剧的研究与实践。

首届“迪拜周”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8日至15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阿联酋迪拜猎鹰国际共同主办的首届“迪拜周”活动在京举行,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迪拜宣传活动。为期一周的活动共吸引了15000多名观众到场,人们通过互动式电子展示、主题晚会、专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了解到迪拜从一个小渔村崛起为“全球机会之都”的发展历程,从历史文化传统、艺术特色、商贸旅游等不同侧面感受到一个多元的迪拜。

主办方表示,此次“迪拜周”活动有助于深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推动共同发展。特别是文化交流的日益升级,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积极意义。阿拉伯书法、传统汉娜彩绘等让广大观众大饱眼福,也对2020年即将在迪拜举办的世博会充满了期待。

自“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之后,反响十分强烈,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多可观的成效。但在理论上,还依然存在着一些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需要辨析和深化。只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双向深入和互动,“中国故事”才能深入人心,中国风采才能为世人所瞩目。

“讲故事”是文艺界、文化界的特长和优势,虽然并不一定是其专长或独擅,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等经常讲得更好;但讲述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当代中国的文艺家理所应当责无旁贷,并应身体力行,讲好、讲活、讲得引人入胜、讲进人们心中去。

辩证认识适应需求与主动展现的关系

全面开放的中国需要世界的理解和支持,而世界各国对日益崛起的中国也期望有所了解和认识。在这一基本上,中外可以说成是高度契合的。

但往下仔细分析,就会看到动机和愿望的差异。各国了解中国的意图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口最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而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利益群体,便会以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来认知、看待和评价中国。对此我们要清晰的把握。总的说来,欣赏、称赞与误解、污蔑者都有,但更多的是好奇、不解。这就需要我们要全面、真实、生动地介绍中国、讲述中国。

由于文化、历史的差异,怎样有效地介绍和讲述,曾长期困惑过我们。目前许多专家和有关方面的人士都认为:要适应对方的需求,采用“国际表达方式”,才能让世界认同。这么说有一定道理。过去在外宣工作和对外交流的时候,内容僵化,方式生硬,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常常惹人反感,这些教训要充分吸取。

但也要仔细分析。确实要适应对方的需求,然而要看到:对方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各方的需求并非同一的,从来也不存在什么标准的“国际表达方式”。要坚持的务必要坚持,如我们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就不能迁就;该耐心的一定要耐心,不要强加于人。求同存异,春风化雨,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交锋和冲突。努力寻求共同点和相通点,在存在差异的时候,也要找到其兴奋点和双方的契合点。

究竟是谁在讲述呢?主要是我们。因此我们要主动传播好中国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国际社会在惊异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期望了解其背后的发展理论、道路、制度及理念。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等,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像“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等的提出和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价值追求的最新表达。我们要以一个大国的眼光胸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生动的语言,去深入理解、诠释和传播好这些概念和理念,阐述好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既坚持用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又充分展现谦虚、理性、包容的大国风范,构建一个既能国际社会所接受,又能充分传达出我们的价值追求的话语体系。

其实也有不少外国友人曾经讲述过“中国故事”,早年马可·波罗等暂且不提,近一个世纪以来,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赛珍珠的《大地》、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竹内实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追踪》以及最近的基辛格的《论中国》等,都以不同方式讲述着中国大地所发生的故事。事实上,西方国家如今也陆续将眼光转向了中国历史。好莱坞拍过《花木兰》,日本人把《三国》故事变成了游戏软件,等等。认真研究他们的讲述方式、讲述重点、讲述取向等,会使我们受益良多。

这就自然涉及到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话语权的掌控问题。应该看到:随着我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同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等,在内涵外延的准确表达上,甚至在语言转换(翻译)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一些相关概念表述,在现有的各式各样的“词典”和“百科全书”中,很难找到现成的译法,能让外国友人心领神会。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不断适应现有的规则及话语体系,更要下大功夫着力打造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与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观念进行交流、交汇、交融的能力与水

鲁院座谈王晓琳作品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5月14日,由鲁迅文学院、全国公安文联主办的“王晓琳《警察美学

的生命话语——公安文学研究》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李一鸣、副院长邱华栋,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张策,以及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的同学与会讨论。

王晓琳是云南省凤庆县的一名普通民警,平日的就是缉毒、破案、维持治安,有时候甚至还要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但在业余的时间里,他坚持写作,发表了数十篇散文和评论文章,多次获得文艺评论类奖项。他持续关注、研究公安题材作品,写出了专著《警察美学的生命话语》。与会者认为,王晓琳试图在书中对“公安文学”的内涵外延、发展脉络和美学特征进行描述,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度分析,这种理论尝试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他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真诚的观照,并将富于激情的主体精神投入其中,使其作品清新刚健、充满诗意。但这本书中也存在着部分概念界定不清楚、整本书的逻辑框架不够清晰、有些表述不够严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